探病

应付完混乱的一上午, 公司新签约的女艺人今天开媒体吹风会, 为了体现'上面'的器重, 他保持笑容陪着应付完最后 一场群访, 拒绝了助理的陪同, 径直下楼快速移步到车库。 取车钥匙时手机震动了两下, 他拿起来放到耳边, 另一只手的动作继续。 爽朗的声音不用想就能知道是谁。 "欸, 明天中午出来吃个饭吧, 我这有个不错的案子你可以看一下" —— 你还是那么爱乔事哦 "大老板很忙哦,来不来,很不错的企划欸" —— 嗯, 你等下把地址发给我吧 "还是东区老地方啦" —— 好, 那我挂了 "喂喂, 最近怎样, 新人下水, 忙翻了?" —— ...你应该有更好的哈拉对象吧?" "…哎呀他最近不给人见啦"

"欸,我还有电话进来,先挂线,记得东区老地方!"

嘟。。

耳边只剩一阵忙音, 这个天健兄, 他摇摇头, 每次总是风风火火, 哈拉两下就走, 真的是。

握着方向盘,车载广播自动播放,随着熟悉街景的变换,他的思绪开始乱飘,最近不见人……有点奇怪,是什么意思?可能又在做什么功课,要闭关吧,那个人时不时就这样把自己关起来,以前就算是朋友都很难拿捏,更何况现在的他,算了,他摇摇头。

左拐,进入私宅车库,直到电梯到达的声音响起,他才意识到他还在想这件事,甩了甩手上的外套,闪进房门,他走到茶水间为自己倒水,然后按下遥控器,电视声音突兀得响起,吓了他跳。

看来是出门之前声音调太大了,他拿起遥控器,看了一眼屏幕,才发现居然切到了他很久没看的节目,心里一转,准备按下切台键的手指却犹豫了。熟悉的开场,激烈的音乐,原本以为那人会像往常往常一样狡黠的笑容,出现灯光阴影下;随着画面里出现了另一位综艺大哥带领嘉宾在做开场,他恍惚中不太确认自己是否看花眼,确认了一遍节目抬头,没有问题,但是他呢?

节目中响起了外场电话, 综艺大哥喊了一声什么, 接着一道他无比熟悉的声音传了出来。

大意是自己身体有恙,不宜见人,请大哥帮忙带班,他已接近恢复了...大家笑他四十好几还会这样的玩笑话,祝他好好恢复,接着就挂了电话;综艺大哥稳定的往下推进节目流程,他按下关机键,扭头出门。

任谁都无法忽视那道声音里的嘶哑和浓重的鼻音,这不像是已经要恢复的样子,有人在照顾他吗?

他终于明白了电话里老友那句"他最近不给见人"是什么意思... 哑然失笑。

正想时, 车已经到了在他工作室所在大楼的背巷。

叮~门铃声响起。

"谁啊"

懒懒的从电视前起身, 鼻塞的难受, 拜托... 说好了午睡的, 谁会在这个时间过来, 真够讨厌的;

没看监视器, 他连着防盗锁拉开房门, 他刚想开口抱怨, 一双眼睛先于他的声音出现在锁链后面。

"…… 你为什么会过来"一开口倒把自己吓到了, 还真的是嘶哑的破锣嗓, 他无端端感到一丝心虚。

对方没有说话, 却把手伸了进来卸掉防盗链条;

"我可以进去说话么?"但他的语气并不像在发问。

"这个,有传染性的..."

"我早就免疫了,我不像你"说着,对方好像失去耐心了一样准备推门走进来;

他赶紧闪身躲开, 保持安全的2米距离; 毕竟, 这个是真的会传染的。

"你一个人在这里多久了?"

"我没有一个人, 姐姐会定时过来啊"

"你吃饭怎么解决呢?"

"她会把吃的放门外, 我不让她们进来"

"你这样多久了?你还没说"

"……我已经快好了, 你不用管"

"我不用管, 你会比较开心么?" 对方的脸色刹那间变白了; 他有些后悔讲出这句话。

再怎么样,对付这种生活白痴,在这个关头还是顺着他吧。他放弃和他对话,也想让他省省嗓子,丢下那人杵在那里,拿着食物到厨房;开火,加热。

热好的粥冒出丝丝甜香, 他把粥放在餐桌上, 唤他过来, 那人却像没听到一样, 怔怔的坐在沙发那边, 眼睛倒是眨巴眨巴, 像是在想着什么。

叹了一口气, 他走过去蹲在他面前, 看向他的眼睛, 定定得说:"出水痘的话, 发烧和喉咙痛都会有, 熬几周才会好, 最重要是要按时吃饭, 千万不要去抓你的伤口, 不然会留疤。这些事, 你家人有交代过你吗?"

"………""我很担心你。这种事情, 你应该告诉我"

他愣了半响, 才不甘心的说"我有涂药, 而且他们不说我也懂啊, 我哪有那么傻"。

"呵, 以为自己多聪明, 也不看看自己"这句话他没有说出来。

趁他愣着,他顺势把他拉过来,用自己的肩抵住他的脸颊,感觉长长的睫毛在自己脖颈扑腾了几下,像不安分的,破土而出的蝴蝶。怀中的人难得的安静,脖颈处感觉湿湿的,也可能是他的错觉;

12月了, 已经接近入冬的气温, 此处房内却异常的热, 也许是自己出汗了, 也许是两人都出汗了; 不想浪费难得的独处时间, 他吻了吻他的额头和脸颊, 冰凉干燥的手指挣动了两下, 但被更用力的握住了; 很好, 他感受着他皮肤表面的温度, 至少没有在发烧;

也许是羞赧, 也许是房间暖气太热, 那人的脸红得不行; 他把他带到餐桌旁边; 盯着他吃完一整碗甜粥, 才放他回去看电视, 事情做完, 他略微收拾了一下, 准备离开。

"谢谢你, 但我想你不用再过来" 怯怯的声音传来

他正想发作时, 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想告诉你是怕麻烦你"

突然泄了气,不想再去费心教训他,毕竟这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受,此时再去说教,未免也残酷了一些。这个人都麻烦了他十几年了,他俩彼此都心知肚明,嘴硬的狮子座启动了防御机制,至少下次等他病好了在找机会告诉他。

"你怕麻烦我的话, 就快点好起来。"

不等对方回答, 他干脆的关上身后的那扇门, 转身回拨了午前那通来电。

至少让天健把他这个月的工作调开吧, 搞什么, 这个样子还往录影现场打电话。

他恨恨的想, 一边下了楼。

END_o